

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

阿唱



A
C
H
A
N
G

王勇英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
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

阿唱

A CHANG

王勇英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唱/王勇英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3.9

(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)

ISBN 978-7-5395-4731-2

I. ①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9755 号

阿唱

——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

作者: 王勇英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 //www. fjcp. com e-mail: fcph@fjcp. 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福建新华发行 (集团) 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

开本: 700×920 毫米 1/16

字数: 166 千字

印张: 14.25 插页: 2

版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
ISBN 978-7-5395-4731-2

定价: 18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目录

- 1 捡回一个阿唱
 - 16 画画吧，阿唱
 - 45 又有阿唱
 - 61 每个阿唱都有留下的理由
 - 70 有些传言在散播
 - 85 逃学
 - 98 又来了一个大囍门
 - 107 弄泥的一亩地
 - 118 天骨送来一头牛
 - 128 胡青湖的故事
- 



141

好像有点舍不得

152

一下子他们都走了

164

对最后一个好一点

170

乱蓬蓬的野草

181

找一双大鞋子

192

听说，阿唱被困在图画里

203

一场大火

213

又是分别

捡回一个阿唱

一大早，新生和弄泥同时出门。新生往左，弄泥往右。

从天井跟到大门的菜条，既想送新生，又想送弄泥，犹豫着往左边走几步，再掉头往右走几步，这样来来回回走着没拿定主意，最后新生骑车远去，弄泥也走远。

两头落空！

昨天，去镇上赶街的黑马、瓜蛇和高脚回来，相继给新生带话，说沙河镇林角村一个叫沙巴的人托捎话，他阿妈头痛，老人家只肯让新生针灸。她十多年前到过它铺找新生针灸，只相信他的医术。沙巴请新生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，明天一早他会准时到东平镇往沙河镇的路口来接。

新生今天赶早出发。

菜条看不到新生的背影，也看不见弄泥的背影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门口，趴下，想想又站起来，走到马路口，在芭蕉树那边伸长脖子用力朝通往镇外的方向看。

风摇动树叶，落下几滴还凝在树上的晨露，打在菜条的鼻尖上，凉凉的，菜条头一歪，“啾——”一声响，把龙眼树上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吓着，陆续拍翅飞去，落在更远些的苦楝树上。

昨夜被月光泡了一晚的天空，清清爽爽，隐约升起来的朝阳，正好挂在弄泥家园子边的那棵苦李子树的枝丫上，菜条一抬头就看见那张像还没有睡醒的婴儿脸。





田野那边奔来几个孩子，在上学路上趁机打闹。有些阿官（男孩子）脱了鞋子，提着，赤脚走在青草上，踩着湿湿的露水，脚底板凉丝丝，舒服又惬意。

菜条转过头去看他们，受那欢呼声的感染，蹦跳几下冲出去，越过几条田埂，从禾田和菜地中穿过，沾了一身朝露和草叶，兴奋地回来。

菜条想起那婴儿脸一样的朝阳，往树上看看，它已经躺在树叶顶上了。

菜条又回到家门口，趴下来，盯着鼻头前的一棵草看。菜条不喜欢那棵草那副生机勃勃的样子，用左爪子拍拍它，再用右爪子拍拍它，直到把它拍打得七零八落，没有了可以骄傲的模样。把一棵草打败了，菜条还是不怎么开心。一只苍蝇不知道菜条此时的心情，绕在它的鼻子边嗡嗡叫，无数次企图停在它的鼻尖上，菜条迅速张开嘴，牙齿一磕，苍蝇侥幸脱身，接着又嗡嗡地在菜条头顶上盘旋，菜条怒了，耳朵用力拍打一下，不想还真把苍蝇拍落在地上，“唔——”菜条深感意外，抬起爪子重重往地上一拍，苍蝇就扁在草叶旁边了。

菜条清静了，也无聊了，不停地变换姿势，趴，仰躺，侧躺，打滚。扁鼻公在它铺街头跑过，又转回来，远远朝菜条打招呼。几条小狗跑到扁鼻公身边，欢天喜地的样子。河边有人杀鸡鸭，它铺的狗们从风中闻到腥味，纷纷顺着气味寻去，运气好的话可以捞到些吃的。菜条不想和它们去。扁鼻公看菜条的目光有点吃惊——它居然不想和它们一起去找点吃的。

“唔——”扁鼻公再次热情地发出长声呼唤。

“唔。”菜条低低地回了它一声，谢绝美意。

扁鼻公和那些小狗跑远了，菜条用力伸了一个腰，再用力抖





一下身子。它发了一会儿呆，还没想好要去哪里，看看这，看看那，正准备走一走，瓜飞在厅屋里朝它喊了一声：“狗，你又想去哪里？”

家里只有弄泥叫它的名字，别人都叫它狗。

菜条转身看瓜飞，温驯地摆摆尾巴，其实它并不想去哪里。

“不老老实实看门，又想东游西荡去哪里野？你别又跑到学校去找弄泥玩，她要上课哟。你再去打扰她上课，看我不拿棍扫你的狗脚敲你的狗头。她的数学总是考那点分数……”

瓜飞一会数落菜条一会数落弄泥，好像弄泥数学学得不好赖菜条一样。

菜条曾被瓜飞用棍子扫过狗脚敲过狗头，它是记打的，听她一提，马上缩缩腿，缩缩头，老老实实回到刚才的位置趴下来，目送瓜飞挑着箩筐出门，直到她消失在学校的转角处。

当外头校响起读书声时，朝阳已经睡醒，活跃在天空。

弄泥不在外头校上课，没有她的声音，菜条竖起耳朵听了一会，又把下巴垫在爪子上。只要有人从门口这条路经过，菜条都要认真看个清楚，多看几眼也好打发时间。儿四表兄不时到门口来晃一下，总要对菜条说：“看好门哟。要是有人来找，你就叫我。”

菜条的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，嘴巴张开，吊着粉红色的舌头，轻轻地发出嘿嘿声。儿四表兄对它这样的反应很满意，点点头：“好，是好狗。”

菜条激动地站起来，想去抱抱儿四表兄的腿，儿四表兄却又急匆匆回灶屋去看火了。菜条重新趴下来，守门。

一个有点无聊的上午过去了，菜条终于等到学校放学了。当学生成群从门口走过时，它站起来，从孩子群中寻找弄泥。

弄泥今天落在最后面，拖着书包慢慢地走。沙蛭跟在弄泥身边，一手拿着一块卷在圆木上的胶皮，一手拿着一把小磨刀，麻利地磨着胶皮。他既想工作，又想跟着弄泥。

“弄泥，脸拉那么长，能当苦瓜和肉片炒一碟菜。”瓜蛇正好站在公销铺门口，笑着说她。

“肯定是考试不及格了，走路这么慢。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弄泥说着加快脚步。

沙蛭帮她回答：“是没做对怀东老师出的应用题。”

它铺街上的大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正好瓜飞回到街头，听到沙蛭的话，就笑着大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能做得出怀东老师出的应用题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做件新裙子。”

瓜飞这话是有意说给大家听，并想借此激发弄泥。弄泥想了想，摇头，现在裙子对她吸引力不大，能扎皮带的西装短裤子那才叫好。

弄泥的这个想法只有沙蛭知道，他又没管好嘴巴，帮她说了出来。

瓜飞承诺：“扎皮带的西装短裤子，可以。”

走在前边的弄泥，回头笑了笑，脚步立即就轻快了。菜条看到弄泥笑了，也敢活泼地跳起来抱抱她的腿和腰。沙蛭的脸上刚展开笑容，大座一声大喊：“沙蛭，你磨一块胶皮要磨到太阳落山么？”

“就得。”沙蛭说着转身就往家走。在他脸上刚刚展开的笑容就像被毒辣的太阳暴晒，蔫了。



中午，菜条和沙蛭到学校去找弄泥。木瓦先看到菜条的尾巴在教室门口摇晃，接着就看到它的狗脸。木瓦和菜条对看了一眼，菜条就溜儿走进来，到木瓦面前，高高地抬起头看他。

光方老师在黑板上写好了一行字，转身看到菜条，鼓起眼睛瞪它：“我们在上着课，你擅自进来做什么？这是你的教室么？出入那么随便。”

全班人都笑着看菜条，菜条不太好意思地吐出长舌头，讨好地对光方老师摆尾巴，然后快步挨到弄泥身边。弄泥搂住它的脖子：“大舅，它不吵。”

“大什么舅。课堂上要叫老师。”光方老师指着门口对菜条说，“到外面待着。”

光方老师这时才看到，沙蛭正贴在教室门边，小眼睛紧张地眨着。

“你把狗带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一定要现在说吗？”沙蛭紧张地把手指放进嘴里，还没等光方老师说要不要他说，他就说了，“弄泥的阿爸……从沙河镇回来了……”

“回来了就回来了嘛。”光方老师说。

“可是……反正他们家有事。”

沙蛭说着拿眼看弄泥，那表情好像想告诉弄泥，她阿爸遇到大事了。

弄泥呼地站起来，连书本都没合上就冲出教室。很快，她又冲回来，对光方老师说：“大舅，我请假回家。”说完就跑。

沙蛭走得慢一些，被光方老师喊住，问他到底是什么事。沙蛭急着想跟弄泥跑，匆忙地给光方老师说：“新生往家里领回了一个人。”

光方老师的眼珠子瞬间定下来。在大车，说男人往家里领回一个人普遍会被理解为又娶了一个女人。弄泥的阿乳是光方老师的亲妹妹，他不能不焦急呀！

教室里的木瓦、天骨、阿叻、亚蛇、三妞和风尾也都为弄泥着急。教室里的学生们也在窃窃私语，吃惊弄泥的阿爸会给她带个二妈回来。

阿叻转头看木瓦，投予求助的目光。木瓦忍不住说：“别乱猜，别人领回个人可能是那回事，新生领回个人，可能是病人。”

有些人觉得有这种可能。光方老师继续上课，他刚拿起课本准备讲话，下课铃声就响起了。

“下课。”

光方老师连学生们跟他说“老师再见”这个环节都免掉了，收拾好课本和教案，匆忙出去。木瓦比他的速度还快，人影一闪就出去了。接着天骨、阿叻、乳渣、亚蛇他们也纷纷跟着奔走。他们急切想知道弄泥和她家里的情况。

弄泥跑得快，菜条能紧紧跟上，沙蛭就稍微落后了些，直到桥头时才赶上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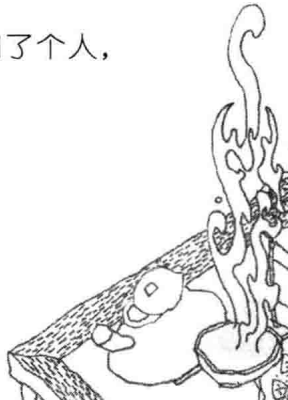
从药铺走过，儿四表兄正在屋顶的晒台上翻一些草药，看到弄泥，问一声：“你逃课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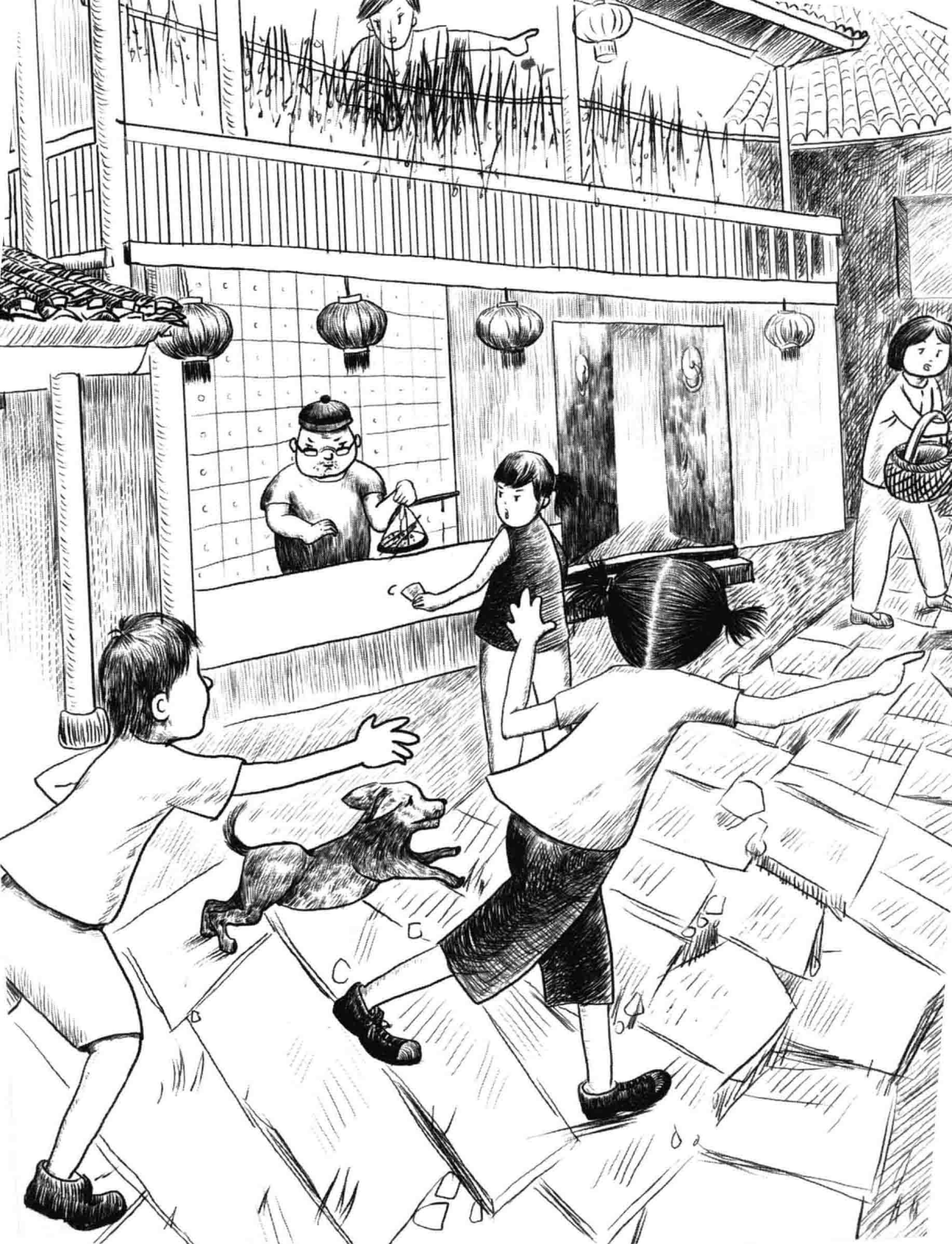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。”弄泥回答以后，又转回来解释，“请假过。”

“赶回去吃午饭？”

“才不是。”弄泥又大声说，“我阿爸给我们家领回了个人，你不知道？以后我就有两个阿乳了。”

桥头上所有人都听到弄泥这番话了。





正在药铺里面给别人抓药的阿大抬起头，老花眼镜架在鼻头上，两只眼睛一瞪大就远远越在眼镜上边，阳光正好反照到眼镜片上，眼镜片上的光又把那两只瞪大的眼睛映得很白。他不说话，就那样瞪着弄泥也把弄泥吓了一跳。

“阿大，你也听说了吧？一看你把眼都气得冒白光就知道你知道了。”

“逃课回来就是为了胡说这些？”

“呀？”弄泥想了想，“阿大，你不是生我阿爸的气呀。嗯，你当然不生气了。我阿爸娶越多老婆，就能给你生更多孙子孙女，你想想都会高兴呢。”

“越说越不像话。”阿大鼓起了腮帮。

桥头上的人笑起来。

瘦高瘦高的奇连正站在修车铺前，硬直的背脊挺得邦邦直，像刚用牛荆竹削好的扁担。他越老，脸越细长，皱巴巴的皮拉着不多的肉往下吊着，本来就有着一个大眼眶的眼睛就显得格外大，可是，那么瘦小无肉的脸不知道为什么还吊着两个肥大的眼袋，让人有种想伸出手去帮他接眼珠子的冲动。

奇连只看着沙蛭，没说话，但他那大眼睛就像发出了咒语，让沙蛭乖乖地回到修车铺去，蹲到正在帮别人拆车轮的大座旁边，准备帮他做点什么。奇连仍然直直地站着，看样子还要继续保持这个姿势站下去。

正在帮别人剃头的理发师停下手中的活，那颗脑袋光了一边，理发师的左手留在还有头发的那片“地”上，拇指和另外四只手指分得很开，拇指和中指指尖支在脑袋上，挺直的食指就像奇连的背脊，无名指贴着中指微微弓着虾腰，小拇指跷起来赛过剧团花旦那兰花指儿；右手拿着剃刀，只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刀



柄，中指抵在食指下面用力支撑着，无名指和小拇指也像勇士一样屈起来，挨着顶力。弄泥喜欢看理发师给别人剃头时的手势，觉得美，他不去唱戏演名门家的大小姐可惜了。

“弄泥，回去看到了你阿爸领回的那个人，可不要叫小妈哟。”

理发师说话的声音也是柔声细语的。

弄泥在大伙的笑声中抬腿就走。

“菜条，回家。”

菜条没有跟上，它正高高地抬头朝后边看，尾巴激动地摆动起来。

“不走，看什么？”

弄泥说着顺它的目光看去，木瓦、阿叻、天骨、亚蛇他们已在不远处。

沙蛭很想跟弄泥他们去，刚站起来，又被大座给瞪得腿发软，蹲下去。

在弄泥家的门口站了很多人，大家争相往里面看。比弄泥他们放学早的外头校学生，成帮在门口边的路上，跳着叫嚷：“高天天的阿唱——”

“哟哟哟，高天天的阿唱——”

“喊什么呢？”天骨大声喝那些像蚂蚱一样蹦着的小男娃们。

有几个跑到弄泥面前来报告。

“你阿爸领回来一个阿唱，长得可高了，比你们家的大门还高。他不会低头弯腰，一进门，‘砰’，脑门撞到门头上，我们在教室里都听得到响声。”

“你阿爸阿乳，还有你儿四表兄一起教他低头、弯腰，整了

好久才把他整进屋去。”

旁边的那帮孩子又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傻的人。

大厅里面的人又发出阵阵笑声。弄泥和木瓦他们赶紧往里挤，天骨、亚蛇、乳渣他们一边挤一边吆喝：让一让，弄泥回来了——

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大厅。在大厅里果然坐着一个陌生的阿唱。

新生正在帮一个病人把脉，儿四表兄正在帮另一个病人打针，瓜飞端一大碗粥出来，看看挤得满满的人，就说：“放学了还不回家吃午饭？看那么久了，还看。”

她是在赶那些小学生。

“阿乳，这个就是阿爸领回来的人？”

弄泥蹦到瓜飞面前，指着那个阿唱说。

“是。”瓜飞顺手用筷子打开她的手，“别这样指人。”

“哈哈——”

弄泥突然笑起来。只有木瓦他们知道弄泥为什么这么高兴。

瓜飞瞪了她一眼，怪她发出那么可怕的笑声。

“沙蛭到学校去告诉我阿爸往家里领回了个人，我以为二妈呢。连大舅都着急了。可能等一会舅妈就会来劝阿爸把人送走，舅妈会说我阿乳都生了一窝孩子，别再往家里领一个啦……”

“乱讲。”新生喝了她一声。

屋子里满堂大笑。瓜飞本想责备她的，一张口反而是笑。

阿唱在笑声中显得有些惊恐，挨到新生身边，一手抱着碗，筷子夹在长长的手指间，另一只手则紧紧抓着新生的衣服。他往新生背后躲藏，瘦瘦的新生不是好的掩护体，遮挡不全他，躲藏

抢回一个阿唱





跟没躲藏一样，大家都看得见。

他越是这样胆小害羞，大家越是喜欢看他。

“都走啦，看得他都不敢吃东西。”

瓜飞又赶人。有些人散去，还有一些人顽固地留下来看。

有人问新生，知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新生说听他说的是普通话，但他也能听得懂客家话，猜测他可能是城市里的，家里人或有亲戚是讲客家话的。有人说，那差不多也是博白县内的人，估计他家里人也容易找到这里来认他。

见过阿唱的人都说可惜了这么一个好后生，高高大大，长相又好，偏成了阿唱。

瓜飞烧好一大锅水，让儿四表兄在天井帮他洗个澡，木瓦帮忙提水。家里人暂时全都避到大厅外面去。儿四表兄花了一个时辰帮他洗澡，在外面的人不时听到他惊叫的声音，后来还要木瓦帮忙从门缝里递剪刀进去。阿唱的头发又脏又乱，打成死结，儿四表兄要把那些成打成结的乱发剪去才能帮他洗头。

阿唱再次出来时，穿着儿四表兄的白衬衫和黑裤子，上衣勉强扣上纽扣，刚好盖过肚脐眼，裤子也只到小腿肚处，整个人被太小的衣服包得紧紧的。

“哎哟，儿四表兄已经是大大个子了，连他的衣服都不合身，我们家就没有谁的衣服能给你穿了。”瓜飞一边帮阿唱整理衣服，一边说，“等一下就去叫十七表姐给你量身做衣服。”

为了不让阿唱被不合身的衣服勒得难受，瓜飞帮他解开几粒衣扣。

儿四表兄坐下来歇息，他说去山上打一担柴都比不上给阿唱洗个头洗个澡着力，单单洗一个胳肢窝就黑一桶水。阿唱这个澡洗去了六大桶热水，七大盆冷水，香皂洗了一块，洗头发的茶枯